

想想真是令人凄惻而惊心。大约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又有几位老朋友先我而去，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小。这不，顷接名票江妙春先生的电话，说 6 月中旬的一天晚上，缠绵病榻多年的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京剧学者王家熙终于远去了，他今年不过七十多岁吧。

听到这个消息，我马上激起的反应是要不要打个电话给家熙的夫人朱老师，表示一下慰问之意。家熙因为做脊椎手术失败导致下肢瘫痪不得不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他所以还能斜倚在床上做工作写文章，取得一些研究的成果，虽有朋友的帮助，更离不开朱老师的支持。朱老师忍受的痛苦又何尝小于王家熙？我这个电话打过去，究竟说些什么才好，竟为此犹豫了一天多，想不到朱老师的电话倒先打来了，听声音她相当平静，大概早有思想准备。听朱老师说，家熙本来话很多，朋友去了，谈兴尤浓。没有朋友在也会打电话跟人聊天。但在他去世前的十天半月里，忽然变得恹恹地不大开口了，很显然，这是预示他的生命之火快要熄灭了……死者已矣，生者自珍。我能够跟朱老师说的就是希望她多保重，过好今后的生活。

我查了一下资料。我与家熙最后一次见面是 2010 年 3 月。那天是青年荀派名家常秋月女士在上海演出结束后约我同去看望的。家熙还

有蚊共叮

赵全国

夏季的一天，我和小杜又去借宿。他硬要我俩睡床上，用蚊帐。我们说，哪有香客赶走方丈的道理？他说，让你们俩睡地铺挨蚊虫叮，也没有这种待客道理的。我们威胁说要去住旅馆，他心痛我们花钱，只好让步。

这一夜真难熬，我半睡半醒熬到凌晨，起来打蚊子。发现阿琦的蚊帐大敞着，怪他马虎，忙帮他驱蚊子，塞帐子。小杜低声说：“半夜我也替他塞过两回帐子了。”

早晨一看，三人全被蚊子咬得像城隍庙里的痧神痘神。我们提起蚊帐的事，他笑笑：“怪我因相不好。”我们不信，他才不好意思地说：“你们被蚊子咬，我能安心用帐子吗？”他与我们不但有福同享，而且有蚊共叮。我想笑，却又笑不出来。

乌鸫的故事

徐和德文

朱建国摄影



大宁灵石公园的爱鸟人士朱先生传给我一张他拍摄的关于“爱”的摄影作品，画面上一只老乌鸫在杨柳树上喂养雏鸟。那小鸟的羽翼已基本丰满，老乌口衔一只胡蜂，镇静地等待小鸟引领抢食。很显然这是老乌在引导小鸟逐步脱离鸟巢，看着老乌鸫不慌不忙的模样，不免令人想起“教子有方”的成语。

乌鸫是种很常见的鸟，它在我国各地分布很广，前不久我在新疆乌鲁木齐郊外乃至城市的街头，也曾看见不少乌鸫。乌鸫虽然平常，但有两件事情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它的叫声格外动听。今年初春时节的一个上午，我在家专心阅读《新民晚报》时，猛然听见窗外来婉转悦耳的鸟鸣声，开始我以为是谁家的画眉脱笼飞来此地，可妻子明确地告诉我说那是乌鸫在叫。我仍然不相信，直到自己走到阳台前，亲眼看见是一只乌鸫在不停鸣叫，才猛然想起曾

惊心

秦绿枝

坐在轮椅上由常秋月推着去了不远的一家餐馆吃饭。朱老师、我都去了。在餐桌上，几乎是家熙一个人在高谈阔论。他还让常秋月坐在身边，由他哼了两段荀派唱腔，说荀慧生原来是怎么唱的，现在人又怎么唱，差别在哪里？我看着他一副沉醉于此的样子，有点为之神往，觉得一个人只要有了精神寄托，不仅痛苦能得到化解，生命力也能得到增强。家熙的精神寄托就是京剧，他一生搜集有关京剧的丛书、杂志和绝版的老唱片（包括京剧大鼓）之多，堪称一座“宝藏”，家里放也放不下。

日子过得很快，从那次聚会到现在竟有四年多了。这期间与家熙倒是通过好多次电话。他的朋友多，座上客络绎不绝，也带给他好多有关京剧和其他的信息。家熙希望我也能去聊聊，我确实想去，终未成行，固然是生性疏懒，还有就是这两年又添了“老慢支”的毛病，一发作起来就要气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些心就像要从喉咙口跳出来似的。再有就是怕走路跌跤。已经跌过两次，左臂摔成轻度骨折，竟不知是怎么跌的。所以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固守寂寞，此中况味，求家熙的在天之

灵予以谅解。

由王家熙又想到今年早些时候去世的戏曲评论家、曾经担任过上海戏剧家协会秘书长的张丙昆。当年王家熙等一批青年人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到上海京剧院实习，就是由时任上海京剧院编剧的张丙昆带领辅导的。他们之间应有师生之谊，又俱已作古，也意味着京剧事业丧失了两个人才。

张丙昆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戏改干部”，最年轻，常用“卫明”的笔名发表文章，记得有一篇还是批评我写的戏剧报道中一些“谬误”的，其实是观点不同而已。“文革”后再相逢，大难不死，感慨系之，彼此的感情反而比以前更近了。“文革”前几年，张丙昆的任务就是追随在周信芳先生左右，协助做剧本整理工作，因而对周先生的台上台下都相当了解。据他观察心得，周先生所有在表演上的创新，都严格遵守了京剧传统的法度，不是随便瞎来的。

张丙昆自己也能拉会唱。前些年他常到国际京剧票房去吊嗓。有一次登台彩唱，唱的竟是马派的《苏武牧羊》，可见个人爱好可以自由选择，不受工作影响。

年初的一天，忽然接到张丙昆的电话，很简短，只说了“我很好，很想念你们”两句之后就挂断了。有好几个朋友都接到过他这样有点突兀的电话，难道他自己有什么预感吗？不禁又涌起一阵感伤。

发展中的「幕课」

福 华

电脑和网络的迅猛发展，使一种称为“幕课”（MOOCs—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的缩写）的在线教学正在改变传统大学的教学的模式。幕课为那些远离大学的人和那些愿意自学的人提供了方便。任何人，只要拥有电脑和网络，不需要通过入学考试，就可以在幕课上注册。美国的许多名牌大学都已开办或准备开办幕

课，如斯坦福大学的 Udacity，加州理工学院的 Caltech，哈佛大学的 edX 及非盈利组织开办的 Coursera 等。有些专家甚至预言，50 年之内，全球可能只会保留 10 座传统的大

学。但实际的情况表明，幕课的发展与传统的大学教学还是相辅相成的。传统大学教学中，学生与老师及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享受课堂上老师的风趣讲解和在一个团队中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乐趣是幕课无法代替的。因此还是有许许多多学生会花费昂贵的学费进入那些名牌大学，而且开办幕课还可以使那些名牌大学获得更多

保姆小彭系安徽百神庙镇人，原在该镇市场经营农作物种子摊贩，兼售干货，如桂圆、核桃、枣子、木耳之类。丈夫病歿后，来沪打工。她的口头禅是：“我不需养家糊口，我来打工是‘潇洒走一回’！”光阴荏苒，她在我家这么走一回，于腊月廿五，毅然扬手和我们拜拜了。

农家这时都在忙着过大年，谁肯离乡背井？天从人愿，及至介绍所，竟有一个老妇人已来了三天，正在“守株待兔”，我们则如“绝处逢生”。我女儿付了介绍费办妥手续把她领回家。我见领回来的这一位，梳个童花头，皮肤黧黑，眼眶深陷，瘦脚伶仃，估摸 60 开外，却像“挑山女人”那样用桑木扁担挑了一副重担（行装），打开蛇皮包，网线袋，别开生面的一幕出现了，原来她带来了电热毯、面盆、脚盆各一，钢精锅、钢精碗、盆、杯子，四季衣衫，晴雨鞋履，皖产小吃，米花糖，萨其马、麻酥糖……实在繁杂，不再赘述了。

行李安顿好后，我们就叙谈起来，首先说明腊



诺可将幕课获得的学分用来作为争取学位证书之用途。究竟幕课的出现对传统大学教学的改变有多大，还需进一步观察，但将来的大学教学模式可能是多种学习方式的结合，这是不容置疑的。

元宵灯谜

吴伟忠
御宇多年求不得
(三字电信名词)
昨日谜面：参赛龙舟几多人
(电商平台)
谜底：聚划算(注：划，划船)

月来沪的原因，她怕过了春节，人们潮涌上海，工作就难找了，所以她赶在腊月来沪打工。

她说今年 62 岁，生日是腊月十二，故乳名冬姝，直到领结婚证时须用大名，由公公给取名为“桃子”，她姓肖，故身份证上确为“肖桃子”。

保姆奇葩肖桃子

李冷路

我爱听她讲乡下有趣的事情：她说她家的房屋是三上三下，儿子媳妇孙子住楼上三间，她住楼下三间，房周围竹篱。有趣的是她家养 9 只蛋鸭，一里外有供鸭子游弋的河浜。清晨 9 只鸭子出棚后还自动排好队蹒跚蹒跚走到河里去觅食小鱼虾，下午 2 点钟会回来吃点心——玉米和谷粒，吃罢再自动下河。太阳下山了，小肖就到河边去反复呼喊：“喔，噜噜噜……”鸭子乖乖上岸跟着回家，晚餐，入棚。这 9 只鸭子产蛋率很高，积聚起来腌制咸蛋，除了自己食用外，可到市上出售，贴补家用。

小肖说她患盆血，每天要吃红糖赤豆汤，她带来一只大塑料瓶，里面装满野生赤豆，赤豆竟有野生的，我还是第一回听闻，我叫她说说来历。

她说在她住宅附近有一片荒地，里边蓬蒿草有半人高，“一支黄花”蓬勃生长，开得招眼，就其其间杂生着野苕豆，她采摘了几斤带来上海食用，她媳

一只虫子，沿着树干缓缓地往上爬，我见它爬得太慢，爬得太辛苦，便想帮它一把。于是，我提起虫子，把它放到树干的更高处。想不到，虫子并不领我的情，它返回身，沿着树干往下爬，爬回到原来的地方时，再掉转头往上爬。我一直想着这只虫子，它为什么会拒绝我的帮助呢？

生活中，当一些人不停地埋怨活得太累、活得太辛苦时，我就想起了这只攀爬的虫子。我终于想明白了，这只虫子之所以拒绝我的帮助，那是因为它在攀爬的过程中，并不是非要攀爬到某个地方，而是为了享受攀爬的快乐，欣赏树干上那一路的风景。

妇竟采得近 20 斤，因为 4 岁的孙子喜吃“百家饭”，媳妇就以这些野赤豆作为还馈礼品，答谢左邻右舍。

我因双膝患骨刺，出外坐轮椅由小肖推着去医

院就诊或上街买东西，一有余暇休息，她就蹲着，不脱庄稼人的旧风尚。有天我去医院针灸，她却坐在空着的推拿师专坐的高椅上，在她众目睽睽下，她却吧嘴吧嘴地嚼苹果，四方射来诧异的目光，她却浑然不知。

小肖爱照像，“五一节”我们在大女儿家聚餐，小肖要大女儿给她拍照，在钢琴、壁炉、大白鸣钟旁，大幅油画下，都留下她的倩影。

小肖老早就蓄意回家了，其实是思念孙子孙女，推说要种玉米去。预先在菜场购买了三只塑料淘米箩，九块汰碗布，三盆仿真红花，十双毛竹筷，她打算分给女儿、媳妇、自己各一份。一个同乡保姆嘀咕说：“真是乡巴佬，安徽地方什么东西都有卖，何必从上海带下去！？”

为了酬答她这一时期给我周到的服务、辛勤劳动，我在附近饭店请她吃了一顿饭，她诚挚地致谢。5 月 19 日，我女儿给她结算了工资，午饭后，她仍挑着重担行李，离我们而去。要和我们告别时说：“我原来想把堂弟家的两只小狗带回乡下去养，因为现在还未断奶，不会吃饭，我的想法不成功。”她就带着这种遗憾赶长途汽车了。

一只快乐攀爬的虫子

黄小平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荆棘密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多年前，我第一次听到“忧郁王子”姜育恒唱这首歌，就被它忧郁哀婉而又如泣如诉的浅唱低吟所吸引。在他的歌声中，我想起了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段泥泞、几度凄风。

我更欣赏郁达夫先生。年轻时，读他的自传体小说《沉沦》，我被他毫不掩饰地展现男女性爱和性苦闷所震惊，那位忧郁的留日学生痛心疾呼：“祖国呀祖国！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其实这种撕心裂肺的责问已经出离作者个人的小忧郁了，他抒发的是被歧视、被凌辱的民族的大忧郁，是一种深沉难解的悲愤情怀。

人到中年郁达夫沉稳多了，他的散文《故都的秋》抒写了另一种雅致的淡忧。他描绘了破壁腰中的牵牛花、槐树的落蕊、秋蝉的蝉声……突出了北国之秋的清、静和悲凉。他还博引了古今中外诗人对秋的歌颂和悲唱，归结道“有情趣的人类，对于秋，总是一样地能特别引起深沉、幽远、严厉、萧索的感触来的”。全文在伤感之中显清美，于忧郁之内见隽永。

我还特别敬重电影界的“忧郁

王子”孙道临。他为《王子复仇记》中哈姆雷特的经典配音，在话剧《雷雨》中演苍白懦弱周萍，在电影《家》中扮演性格矛盾的悲剧人物高觉新，在《早春二月》中演绎“多余的人”萧涧秋。尽管这些人物的性格差异很大，但其共同点是心有伤痛，情怀忧郁。对以上几个角色，孙道临都

忧郁之美

俞昌基

能拿捏火候，演绎得妙到毫巅，真是非他不能演！

我曾在宋庆龄陵园的名人墓地中，看到孙道临的石雕胸像。只见他双眉微锁，嘴角微扬，注视着远方，俊逸儒雅之中带点忧郁的韵致。

最令我意想不到的还是张大千。以前我只知道他是一位慷慨豪气的泼墨泼彩大师，后来在电视纪录片《大师》中看到了他的心路纪实，才了解他还是一位擅长用诗词来抒发隐忧郁悒的悲情人物。他古稀之年旅居美国时期，画了一幅《乞食图》：一位长髯老者拖杖持钵，沿街乞讨；题诗的后两句是“老雨甚风春

去尽，从君叫哑破喉咙。”诗画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漂泊游子的忧郁情怀。在异国他乡，大师画过许多庐山、黄山、长江等巨幅山水画，并题诗如：“行遍欧西南北美，看山须看故山青。”“万里故乡频如梦，挂帆何日是归年？”这些饱含伤痛和忧郁的佳句既展示了张大千的干霄大气和卓越才艺，更流溢了他思乡爱国的游子情愫。

其实，中国文士的忧郁情结是由民族的母体一脉传承而来的。从屈原的《离骚》，杜甫的“沉郁顿挫”、辛弃疾的“闲愁最苦”、范仲淹的“是进亦忧退亦忧”，直到鲁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种刻骨铭心的忧郁、沉郁和郁悒同文人的秉性和痴情密切相关。他们忧国忧民，而又往往身怀奇才、特立独行、善于思索、恣肆坦诚、清高孤傲，于是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清醒的理智与浓烈的情感、远大的重任与低卑的地位必然会产生碰撞、冲突和落差，最终往往是重创了抱负，憔悴了容颜，忧郁了块垒。然而忧郁出诗人，出文豪，出艺人，他们留下的动人篇章大大地丰富了民族的、人类的审美宝库。

